方舟集卷二十

雲巢子傳

宋　李石　撰

雲巢子者故左奉議郎致[illegible]縣李君之道號也雲巢子築[illegible]資父在中時號不得已而仕仕不進行東南以[illegible]五十於湖州之舟中自繪像授學徒年灼棲後豈以旅櫬西湖道其于湖奏名東去與喪值謹具

卒日以訃至蜀卒之明年春也雲巢上有母兄柩未至
以衣復屋上設位如平生妻子踐蓐袒括食粥如始死
奉其像成服以訃告州太守宇文侯紹奕爲同年率州
縣官朋舊者會哭親戚黨友會哭學徒匍匐百十會哭
哀動里巷以雲巢爲君子故愛之深哭之哀而莫知止
則其母兄妻子至愛至痛又不知其如何可忘也耶雲
巢幼依其兄方舟子修古學學古文行古道學則曰孔
習周顔孟習孔以習爲學也文則典之嚴雅之正語如

先秦不陋不華左氏戰國策以下不問也道則曰中庸
心傳皇極大法帝王作者無過不及賢不肖所共由也
二氏比吾道非不學特空耳喜談經性理淹貫視俗學
浮剽曰此牧豎兒糞土語行丐可耳其用心與方舟子
多同兄弟窘步進取然雲巢尤不屑故舍人趙公逵謂
曰吾薦方舟會當掖君俱升大監楊公樸上殿薦其學
問被旨記姓名嘗以說干時相曰吳困於淫侈淮困於
盜賊蜀困於窮匱時相韙其說取其盜賊論增兵戍守

皆其倡也史公浩招至第夜與隅壁呼曰棄淮所得地
人謂斯何答曰江淮版圖力戰得之尋棄之尚何言以
書干蔣丞相竒其人歎其議論可用丞相虞公允文殊
有意曰以近制改秩當作邑姑還蜀超擢至矣登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初筮左迪功郎廣都簿再任永川尉
闕升左從政郎成都府路提刑司幹辦攝渠州學官皆
有能名府委治路㕜會有以殺相誣者即縱去不問不
肯以永川捕獲理賞曰寘人於死自利耶其為憲屬多

平反以舉主制置王公剛中晁公武參政王公之望提
刑晁公公遡張公行成改左宣教郎轉左奉議郎知鄞
縣服緋魚袋以疾卒年五十四娶何氏先卒再娶趙氏
五子浩辛卯年正奏名圻鄉貢進士奭稟出繼弟唐後
毅稟嵤稟皆篤學一女未笄孫男三人永孫提孫觀孫
雲巢子姓李氏諱占字知來唐隱太子小字芝蘭之後
大墓在簡平泉號軍井李家為望族曾祖仲舒祖祐父
嗣宗贈右朝奉大夫先妣蹇氏贈安人蚤世今繼母太宜

人杜在堂尤所鍾愛安人之死三子一女方舟子未娶
仲弟十六歲已娶雲巢九歲勾龍妹甫十歲病痟翳方
舟子負妹挈弟以土瓦自炬火炊陳栗雜攅肝菊葉餉
之獲愈每晨夕臨手按弟首髦髧毿毿垂肩穿線執桐
瞪目視母像見者垂涕先大夫手抄論語孝經命其兄
為師教之甫冠何先生三捷授徒鄉舍壻之往依焉尋
即返丹神山以一僕一狗自隨親荷鋤種蒔時寄僧舍
夜誦寺僧至誤聲曉鐘警之乃睡或時綴思行田舍至

墮坑墜岸不省不喜食肉曰此脂障也壞道氣益昏睡耳然極貧婚嫁孤寡子女存立門户典書質琴未嘗以貧爲靳兄弟姊妹八人時節侍飲二老側義風煒然相後先今亡矣吾家豈復有此弟哉方舟子被丁丑召命雲巢落第西歸值於峽曰兄少貶詞色向俗即已再被已丑召命罷斥西歸雲巢方東下值於荆渚拜母兄外掩泣若欲訴輒止曰兄順受而已方舟子每念此哭慟欲絶臨死寄詩清婉以雲巢之桃李爲祝訃至之一日

而吾漢孫死又五日而雲巢觀孫死皆竒童葬以乾道九年十二月庚午墓在丹神之左一里文集五十卷藏於家方舟子即石也抆淚為銘銘曰著書滿車雲山以為家風杉雨花寛褐以為華嗚呼巢豈真亡爾耶挽玉斗凌紫霞侍吾先君子杖屨距丹神故棲不數步一丘之㝎于于乎居居乎巢乎其樂無涯

小舟墓誌銘

小舟子名開字去非卒以淳熙三年三月十一日越除

入別頭考官奇其文至謄誦擬置巍級有觀望疵其卷
者終作末卷黜知舉憐之謀申理留以賢良科官之會
知舉者出不果轉客諸公間雅為蘇公嶠所知會蘇遷
臺端蜀士目語睽睽小舟懼還蜀尋侍行漢中感目疾
三日喪明類有蠱之者醫者投涼劑胃損氣浮又誤服
附子流汗如注猝以卒年四十二貧無衣以斂方舟僅
辦一縑束其幹哀哉天資孝友不習邊幅退然若不勝
衣其臨事鯁亮雷厲山壓不能奪其氣其所自期止此

耶小舟姓李出唐隱太子後諱文釋遷蜀簡池大墓在焉後官資之銀山為資人以父夢五色雲而生幼名麟兒小名正稟更名方或謂慕柳仲塗之文更名開非也曾祖祐祖嗣宗贈朝請大夫妣宜人蹇氏父朝請郎前尚書都官員外郎方舟也母何氏安人娶趙氏生三子山孫四歲而殤南孫九歲生臨安母夢三日浴血擁以登舟乞艘婦乳飲歸蜀眉孫未晬不育四女長適彭州蘇謙次適從政郎王舟次許婚未行次幼未字竊聞之

父昭子穆世適大小之別曰祖曰禰所由以分也石之
祖為適長昭也先君朝請下逮不肖子石及孫開皆繼
昭而立以別支庶開不幸死自今為五世遷適別無禰
矣父母為元子報服執杖斬衰以明繼祖自出禮與法
惟均惟石有繼母太宜人杜氏在堂年八十餘計年而
除逼禫而葬禮與法之權也方舟子有不能盡文其痛
者小舟所交所訓授俾其弟圓詳甲乙姓名可以傳小
舟業不畔吾門者所著書若干卷籍之左方或訏其著

書太蚕惟中書舍人趙達品其文曰千聖下風正字劉望之曰可以世居德行堂矣李氏讀易堂望之為記銘曰日朔曰洛曰蜀折衷堯舜六經誰師嗚呼小舟文在兹乎一慟永窆豈惟父子之私

右宣教郎李公墓誌銘

故承奉郎致仕皇贈右宣義郎李公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子如晦叙父行實謁銘曰不孝不令既事而銘惟其傳之遠愈於活也請追銘資人李石與公

家同出唐譜於如晦為布衣場屋交四十年為無服族
弟兄則按公諱某字某文正公五世孫惟文正公再相
太宗皇帝因上元召入親酌御罇以賜謂曰李卿可謂
善人君子再相朕十年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嗚呼天
之所與於善人君子世數所歷視先德積累則李氏子
孫所藉於其先不薄而宣義公距公世未幾所得止此
耶或曰宣義一官崎嶇不進所以昌其身而傳於後善
人君子之報未艾在天之語如在耳也且學問自悟而

以詩文陶冩為樂道妙禪趣以調適性理至於投之閒
散而不悶嬰以亂離而不茍安然有作者避世之風子
孫猶恪謹靜退以篤於詩書術業用持其世永久以此
較彼重輕又何如也為三舍優等進士竟以宰相張文
忠公商英外孫遺澤補將仕郎非其本志初筮右廸功
郎陝州刑曹以親當守蜀之合不復顧望已而陝右陷
没人服其先識丁父工部公憂服除歷任合州酒官長
寧司理昌州司理廣安酒官潼川稅官雖簿書筦庫所

至稱能其為酒官不肯以增羨理賞轉官曰網利斗筲
非吾人也其為獄也不肯撓法以徇長吏意如長寧夷
寇庫移以歲饑擾境上長吏張皇以幸邊功曰夷亦吾民
也竟以失出坐免官仁孝天性其侍工部公疾不解帶
逮執喪至毀瘠丁母文昌張夫人憂感腹疾因請老加
右承奉郎致仕竟以此疾不起年七十有四娶畢氏宰
相士安之孫仲莊之女再娶孫氏一子如晦右承議郎
資州僉書軍州事判官一女適進士柳庭芬孫男五人

爲謙各預薦書甥震艮皆業儒孫女一人曾孫五人知
佛書喜與其徒游自云所得於無盡公為入室號無還
居士有文集十卷有日録自紀日用動作曰不可書之
事誓不可為也成帙號毛穎日識曾祖某左中大夫贈
左金紫光禄大夫祖某左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
父某工部員外郎自文正公逮工部凡五世進士及第
盛矣哉銘曰天之報人視其所施徐計其施待其自來
惟文忠公昔施已大善人君子源源未艾惟宣義公既

種而收是穮是蔉世克有秋隱乎仕乎濮巖小築銘刻其藏永綏後福

龎氏母墓誌銘

乾道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雙流李府君之配龎氏母卒先日母無疾且浴振衣洒掃中外叱避童僕若將有祭祀賔客之事既入闔户頃之子孫省之已寂矣遠邇驚愴涕淚且歎曰異哉此母化佛也生平學佛之功壽不及佛者才四歲至是效矣越五年其孫簡州推官嘉謀

以文述事代父將仕君謁銘則答曰石亦聞之女子之性自然與佛心會者凡三恤物愛人顰頞嗟戚者佛之慈當用約出自居菲陋者佛之儉戸庭幄帟出入不妄跬步者佛之靜視他女子不習佛說於三者尚可彷彿況所得漸次於其學以證性悟入如龎氏母子始也夫為太學生悉力負荷家責能使之堅意進取不惰不復顧慮其私終也夫蚤世二十三年自以未亡人紃織補綴輯睦應對俾李門儒業有盛不衰茲亦三者自然之

得至於慈而能決儉而能施靜而能應有達於佛氏之權者非已一毛不肯取予無辜蚍蜉性命不忍踐躒乃自謂頭目髓腦毅然可捨了了至死不亂雖烈丈夫不及也享年七十七一子將仕郎大年五女長適左通直郎致仕費振次適進士韓紳次適忠訓郎趙伯誠次適武翼郎夏永次適進士張振内外孫若干人乙酉進士榜内外孫四人奏名拜堂下母曉之曰先世之積無以一得自驕而中輟爾學以某年某月合祔李府君諱某

從故正字劉夷叔故中書舍人趙莊叔游因二友得交其人援譜叙世數於文炳為兄弟行後過恭以子姪禮拜其親於堂如無服叔父母恭距資千里兩家老穉安否之問無歲不通以文炳故驩然也丁丑石東下至恭炳父死母病文炳遂出不及面唁之已卯冬被罪泝流過恭問訊欲致敬如前日文炳辭以母病增劇足不能良行須扶掖乃出且竊竊憂之又一年則以訃至蓋隆興改元之七月某日也文炳母姓田氏諱某字某為故

李府君某之妻為第三娶祖氏先嘗為本州教授某之子名勸者以學行為丞相無盡居士深知以文字獲交於山谷老人嗚呼所鍾於田氏詩書義訓甚厚其所施惠於李氏之門相其良人而教其子再世父子為名進士藹然可知也年七十九卒通六經子史諸書晚讀佛書於性理自能悟入預告其子以死日至日危坐不亂如浮屠之教二子長曰文蔚次曰文炳其出也二女皆嫁士人葬以二年某月日於州之某山祔李府君墓嗚

呼文炳足以自吐其危苦痛切以文其母之葬遽詞而請焉姑為叙其大概而納諸壙為志

蘇茂母穆氏墓誌銘

其者鄉貢進士蘇其之妻府學生蘇茂蘇葵之母也始茂葵來成都學宮欲從隴西李石為學且言父與其母穆遺之之意答以西蜀學之盛西蜀之士食於學宮歲無慮千輩彭之為州距成都不能兩舍止有四人入學彭豈無士可來乎或曰彭士溫飽易足苟可以自用不

急於師友者皆閉門坐守以須其成今二蘇子獨翩然以來亦可以卜其父兄矣未幾日不告而去繼以其母訃音且告葬期謁銘始以其人往來之遽靳之不即答二蘇子復及門拜跽以請益勤不懈且曰無以自贖其不孝不學之罪至三請如禮按穆氏世為彭望族來嬪詩書之家相其夫為士不卒成又教其二子求師游學未效而卒是可書也婦性吝嗇算數及鄰里之雞犬而裒取至農佃之耡犂獨能推財於蘇氏父子為義舉逮

於四方賔客至其門者具腆而不薄意誠而不吝又以其餘及釋老二教穀米金帛丹碧土木如布施法無算是又可書也年若干卒以隆興元年某月越明年冬十月葬子男二人即茂葵也茂官承信郎兄弟業進士益力銘曰夫射不雋婦慍見眉折箠向子笑而含飴反是二者磐帨書詩甚樂而穀有嚴以慈再世之種爾穫不遲銘以俟之信其窆期

曹氏令人墓誌銘

吾友薛仲邕以書抵隴西李石曰母死請銘其葬且仲邕不孝有大恨三向奉母出蜀官都下未幾以論事忤執政意坐斥海嶠相抱持泣國門謂母子死生永訣凡八年隔晨昏省侍於蜀此其一恨今天子作新洗濯例蒙恩霈放還俾丞郡廣漢便親以養泝峽數日見母面且喜且愕如夢寐中不旬日母死不得板輿一日之養此其二恨謬以朝籍該封母為太令人告下距母死才數日跪奠捧哭欲絕無以自達於深泉此其三恨且筮

日既迫守草土至以書往一不得請再再不得請三餘
生支持誓死不以勢改圖他門必得銘則按所編次太
令人姓曹氏諱某字某武惠王彬之四世孫譜系先芬
皆載國史曾祖某滎州刺史贈儀同三司吳王祖某任
左藏庫使贈左衛大將軍考任節度使侍衛馬軍贈開
府儀同三司太令人年十九歸為工部郎中薛雅州之
配工部喜功名練邊務其知邠陽以一邑抗賊鋒入蜀
從軍為重客以智術韜畧自任而令人贊其決其居官

臨民御下持法遇事明敏以嚴而令人佐其恕工部喜客其游多四方名士潔籩豆豐肴核以具須其往來至於投閒居官葢如一日未嘗以闕急爲解而應其倉卒之用令人葢以儉贊其廉而以儲蓄副其求也子男二人仲邕仲偘女三人年六十八以卒乾道二年四月日殯於簡州陽安寓居之子舍越九月日葬於州之某鄉祔工部公之墓方工部公閒居資州七年築堂名餘閒資州守程揆爲之記某以文字友往來者亦堂中舊客

與仲邕相處二十年於令人有升堂一拜之敬銘曰易以易簡配於至德惟辟惟曹相匹以國有歸其宜其德之克柔閑淑順服是壼則凡百儉易一惟厥心自梁而蜀由蜀以南萬里中外安於織紝中道孤嫠摧痛日深來歸板輿色養且吉此意自天一見以喜如夢而覺秩命委已戕銘其幽凡百有子

范孺人墓誌銘

孺人范氏諱某字某吾友范廷傑之妻鄉貢進士子有

之母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隴西李石久游
范氏門逮三任官成都與廷傑父子道誼相處往來如
骨肉不翅休日之范氏廷傑伯仲同居异爨環堵尋丈
地户牖几案書籍圖史盡在其屏障闃奥肅然嚴君所
治盥帨掃灑炷香一室茗果酒肴為客歡子弟問難學
問文章侍立無敢譁雖廷傑亦若懔懔縮頸畏忌無敢
忽問之廷傑則曰吾内子某君竊聽賔主語久之以某
條為是某條為非且俾子有輩識之其賢如此卒年若

于葬成都某縣曽祖某祖某父某廷傑名仲寶子二人子有子奭皆佳士范為蜀名門衣冠禮法人所屬目家無貧富守以詩書仕無窮達持以禮法故其羣從男女相與處睦如也僕隷臧獲相與言欣如也一有為非則競攻之必悛悔乃已嗚呼為婦為母如孺人者可無愧矣惜乎廷傑父子累薦送未得官孺人不得食夫子之禄而隘其所施今未艾也宜為銘銘曰石頃再過成都見范老子者白鬚學道安坐如禪人兩郎子者文益工

行日進身日貧悵念往昔則孺人所以相其夫子者無愧名門後將大之銘其存之

杜氏太孺人墓誌銘

許下劉望之夷叔與石善夷叔曰鄉兄陳堯文才而文令且官西鄉信夷叔久則有意交陳亦久既謁入相與刺刺説汝潁間元祐諸公之美頗怪今之士不盡如律其人廉靜而學聞見有自矣一日以狀辱焉曰吾母將窆事次誰宜銘答以交友則夷叔可諉會夷叔有官事

石敢自外狀書杜氏太孺人諱某字某世為鄢陵大姓昭憲皇太后族子也曾大父大父之諱闕書父某朝散郎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與丞相張商英為文字友以丞相吕大防薦累持節為時名宿孺人幼嫻義訓落落有林下簡靜風氣幼不茹葷妙涉理悟讀佛書笄年歸宣教公蚤卒誓志自撫二子為師慈而以儉儀其家其子克立年六十六卒以紹興十三年五月六日子男二人炳右修職郎煥右通直郎簽書資州軍州事判官

廳公事以焕陞朝封太孺人孫男若干人越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葬昌州大足縣陔山鄉華刃山下銘曰惟鄢陵杜去天尺五閨中詩書幼聽其父來歸兩髦矢志忘苦手撫二鶵一天其母人子之親誰其不慈儀儀母尊以慈為師其慈如春不病以滋視而子才可知壺奧佛書齋心妙悟此理大化大千何者生死其引虞殯此鄉故里鐫詩幽宫以風女美

故宜人薛氏墓誌銘

宜人薛氏者故贈右朝散大夫楊公之配令榮州使君之母也年六十一卒以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葬以是年九月庚申既葬使君以書告曰母氏窀穸事向者貧取具卒哭不忍廢禮越日月以何暹狀刻諸壙以葬未銘請待至今不輕屬他庶幾母子存亡心吾子盍為銘石於使君有門人之敬且春秋於法追書無嫌則按狀云宜人諱某字某甫笄歸大夫公事曾王母以及舅姑以孝於叔仲妯娌敬愛以睦相其夫以靖順潔巾帨

以奉兩堂之饋祀空奩資以公一門之婚嫁至賔俎僕飯皆身親之至以母道臨其子左右大夫公之意雖不出閨壼儀然母師之道矣以子通籍贈孺人再贈安人又贈宜人皆以子及其父而以夫及其婦恩秩之序禮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世嘉州人生三子曰某具官曰某曰某二女長適勾龍廷俊次適魏萬四孫某等墓在龍游縣之漢川鄉祔祖域也竊謂一婦澤被三世否則反是且男子行四方更得察父哲兄法家拂士以

成其患難悱憤至吶吶婦人間宜得一恭儉禮法者為
之對否則妬險賊悍以禍其良以敗其子者豈惟三世
蓋足踐竈突而不知義訓者何翅比比然也且薛楊兩
族為世儒者宜人生長儒門不獨女訓於經傳子史以
及子美樂天東坡語皆成誦婉約之資而以禮法為之
文悟入之性而以釋老為之輔其所習遠矣哉其言曰
家人利女貞而繼之以睽者以二女同居不相得嚴君
御家而先以女貞一有不貞則二女之同居者為之間

雖嚴君亦睽且敗矣吾特表其言為世婦訓銘曰蔓附
修榦傾然質其長也莠雜嘉穀叢然傾其良也二者之
澤成敗存亡也蜀固有薛而亦無他楊也秩命之渥追
而碣之永永以護其藏也

錢氏太孺人墓誌銘

牛䢼漢邑治在今東津其對瀕江為佛頭山重崖複谷
林樹茂密相接聯舟行江心望之鬱然一螺與煙雲俱
青者佛頭也佛頭近有燕王墓僧寺與塓皆以燕王名

不知自何代往往於其地得漢瘞錢與漢銅器意其跨
深負險耕鑿漁樵殆附邑曠古一聚落如髙人幽子隱
遁之居其居僅數十家半勾龍氏錢氏二族世世相婚
嫁不絶皆資族之望者二家之老坐治生事了賦輸少
壯者出從師游學未嘗謁公府履城市其閨門禮法族
黨風義敦文以蓄用尚德而寡怨申申然儒素樸厚登
薦書齒仕版相望葢其闢館致餼於往來賔客自廣於
聞見濡染厥有自也二族子弟從隴西李石為學問文

章不少勾龍氏子惠夫者以狀告其母葬日且謁銘按狀云母姓錢氏諱某即三舍進士棵之妻而惠夫母也棵以舍法恩當補官不就惠夫舉進士甚力父子以儒相繼為善士則其婦順母慈道可知矣石以惠夫故且吾祖錢甥也自庚午迄丁丑艤舟一再訪其居因升堂致先世之敬對客諄諄一語不及他惟説教子圖功名進取凜如嚴父師燈火下諸子諸婦環侍煌然珠翠繢繡中鶴髮柴立者時呻吟以病辭於酒食杯盤間未幾

果卒享年六十七二子長立夫惠夫次也孫五人淵浚
溥浩渾皆業儒卒以紹興三十年三月一日葬以隆興
元年十二月九日以立夫婦錢祔葬歸化鄉山原銘曰
余訪句龍氏翁媪對客舉酒諸郎爭推挽出幄帟立侍
誦詩賦數僮者間吹笛擊鼓堂下以為客懽别今幾年
老句龍君白首悼亡其子亦嗚嗚哭母欣慨死生有異
於前嗟夫人子所以塞責於九原者良難曷亦念母在
日之言請銘諸幽有勒其鐫

清僧母葬誌

佛者清葬其親或謂不髮何以括不拜何以踊割愛於親何以子不子何以葬不成喪是清以所賤葬其親而吾儒諱言之李石曰是無嫌於葬也清母死昆弟亦死諸孫承重有不任喪責於親非路人泚然汗面則請以佛徒事以儒其親之喪且清辭生母走東南學佛至多與吾儒游令秘監劉子自會稽遣來都下問道於李子李子以博士報罷與俱西還清曰心動矣母其憂乎至

則母卒俾吾書其壙李子姑以所宜葬者慰淸意而書

其碑之陰

皇甫孺人墓誌

黄瓌母死行九折坂以來泣告葬日於黎太守李石曰

忍忘諸石向掌蜀學瓌與兄琮琮二子壬仲壬叔皆隷

學弟子員至千餘春熵疫同舍畏厲鬼不肯視病石日

視病琮以儒補學醫生早暮調藥不廢手而瓌爲學究

兄弟日左右學宮謹出入不捨士子怙衆競黨瓌挺身

指遏遭詆毀謦觸則泣曰忍以此身犯羣罵貽八十母
憂瓌與壬仲壬叔同壬午薦書人謂一門三秀所施力
於學校之報琮病瀕死石嘗親至其牀視藥飲死則哭
之葬則許銘之以示於其父子兄弟不忘其忍忘瓌母
姓皇甫氏雙流人諱某字某歸黃君諱某為繼室先娶
程生琮甫幼程卒母撫愛琮多於瓌門戶賓客以饋以
祀至屈力以佐其良雖簪珥不靳瓌家素貧課生徒朱
墨以養每每與學官會食輟甘惜珍包去遺母瓌食頃

尚念此苦痛凡兩被薦一第遲入手以孤其滫瀡所急石亦人子也忍更孤瓌念母之勤卒以年月日葬以年月日享年八十一瓌有子仲卿亦泮林高第未娶先卒今生子未名瓌年五十以知命名是為皇甫母適孫知滎德呂紹謩狀其事為詳石姑書納壙中為誌

袁氏墓誌銘

袁氏者故王夷仲之妻也夷仲卒不數月妻竟以毀卒惟一子知方負父母大戚一身恐不任日夕雪涕視喪

事卜兆域日月皆吉登門再拜起跪執書泣告隴西李
石曰將合葬矣請銘若父若母難於二銘則為一銘石
曰合葬非古其如一銘春秋書公及夫人與雙雙而俱
來恐其詞之瀆也敢以不敏於二銘而厚人子責知方
泣曰謁銘得禮雖然受賜豈惟知方銘曰袁為舜裔系
出於濮温江幾傳氏望西蜀黄裳曁洙曽昭祖穆玠則
其父三世幽躅二十以歸配厥詩書惟孝惟謹有嚴舅
姑饋祀賔客時節物須由閫以内有閑不踰曰彼有求

人所緩急雖家所無猶當悉力尚且羸餘而色於德贊
夫之良實婦之職告我妯娌人有弟兄如手如足同財
共生豈無他人柔言易傾斥其私穤以燔以烹婦事有
初雞鳴而盥薰香佛書梵唄齋旦先其藥醫計及薪爨
僕媵走趨叙無敢亂一子女三子惟知方婚嫁云畢五
孫成行五十有六齡曷不長淑靜柔睦夫死繼亡辛巳
二月丁未金母是其卒日葬以壬午蜡臘將除甲子乃
舉有銘其鄉沉犀在浦

蔡氏母墓誌

蔡氏母者彭士童君貺母也君貺自彭走資五百里告隴西李石曰母死窆穴筮日得吉將有事於窀穸不孝子庶幾焉乃拜跪飲淚吶吶若含哽徐申言之曰必得文且吾父託讀書閣記以傳令閣有遺事請併書之吾父向作閣母有疾病異人過之曰可就某地吉婦當愈且饗其世母贊之屋於練江雪峯多收書以牣其閣而寄其神明於粹美空闊以怡怡於家人母臨死執君貺

手曰吾子勉卒汝父志此閣此書足饗汝子孫為宦學
功名閣中當有劒氣出斗牛間可驗君覝感念吾母平
生言不學不文死且有罪不自贖出所自編次曰母姓
蔡氏世彭望族為童隱君之配齋於其室蘋藻修潔嬪
於其家盡姑舅之孝睦於其良為詩書之助靜順淑柔
惟慈惟敬不媢忌於媵僕諸御而惠施於里鄰族黨無
他苦惱一日呼子婦膝下謂猶子雍允婦曰而善歌歌
以送我以卒以某年月葬於隱君墓南五步年七十九

一子君睨孫三人敬為特書蹇君睨千百哀祈俾歸刻壙中為誌仍列其事於閣記之陰

祭文

祭凌竹溪文

維連司馬之淑胥兮挺竹溪而炳靈亶靈襟之春融兮系詩禮於延平克勤儉以自裕兮行雲仍之相馨羌造端於閨房兮藹賔敬之典刑伊唱予其和汝兮爰相尊而家成嗚呼大化之迴斡兮每屈伸之相乗慨任運而

履常兮見天地之常經駕靈輀於霜風兮翩雙旐之盈盈閟雙璧於真宅兮愴大夜之不晨蹇姻連於肺腑兮余何以為情陳祖奠於道周兮有淚如傾庶精爽之皎然兮尚其來歆

祭趙莊叔舍人文

與尊府公同壻何氏我則于公輩行道義五年之長情好兄弟唱名楓宸誰後誰先彼此歲寒豈惟官聯公則鼎貴昇于詞垣嗟我而收曰此此公舉三人偕升獨我誰

主中道聞訃不及一語我留上庠送公柩歸子立無素顧念以悲我則不才有負所期罷斥西還視公在殯母老婦嫠稚子前引入門非昔哭則不忍嗚呼哀哉元祐絕派炳然蜀文誰其嗣之用以得君所施幾何負志莫伸人知貴公生死今昔我則不然感念如一豈惟其私為天下惜

祭王錫祉制幹文

錫祉之禍天假手河伯以逞此毒耶何至上累厥親下

不遺育也一母三子併徃獨内子幸脫天欲俾之尚有覬於世絶而復續耶不然傳家著書有文幾束祭誰主而葬誰卜也嗚呼哀哉耿耿負義謂可蹈海至所狎玩於三十仞者獨不能以一葦託宿乎舉頭夾山有異楚蜀交游永已錯愕痛恨寓奠以去有未可盡其哭者嗚呼哀哉

祭范和仲運使文

蘇范世好兄弟雍睦靖康禍變自許歸蜀存者幾人

晨星孤鶩惟我女弟嬪公則歸十餘年間謂才是依公
止此耶子孤婦嫠嗚呼哀哉石禄春官公亦抗節去國
忝郡引矚鄉檝公來涪上申叙何闊既嗟以喜謂我有
得我亦期公相視華髮一辭坐阻竟此永訣嗚呼哀哉
器業自期逸軌屢柅泛舟之役渠寧得已江州乍濟訃
音駭耳寓奠以哭老淚如洗

祭舅氏文

石官上庠距蜀萬里念我外氏舅存今幾時因家書訊

我力念親所自肯任憂責百死不計既竭爾力簞瓢可
營一笑親色世之他人誰不弟兄我曰朋友爾曰師生
陋哉俗學蟫蠹聖經曾不遺力一門長城嗚呼哀哉萬
里東南往來參差再召再逐中途喜悲荆渚執手才得
一詞念爾遠客誰藥誰醫嗚呼哀哉四人鴈行我獨將
母斷不可續手足斤斧隻影自憐弔此遲暮痛欲叫天
茹不復吐嗚呼哀哉念爾定期我適官居孀妻拊棺羣
兒泣呱雲巢之山桃李成株一奠遥送訣宿草莫劖嗚呼

哀哉

祭程端卿使君文

念昔識君斯文云初自二蘇子曰文不跡捧腹笑談岸然魁梧青雲倚埃九軌之衢飛黃騂騮不縶而趨三十年間歲月寥闊君先我鳴一前一却我何敢望忍死溝壑晚得一官排擯留落去來萬里繫船送迎一夕之語令隅平生嗚呼哀哉我丞彭門若守我鄉夢寐見君數山相望憂時之論憤物之章如玉如金盈溢縑緗俄聞

不廢緩則可追後猶義之天或未衰嗚呼哀哉我欲臨

穴吏書繫縻夢想如昨奠以寓詞嗚呼哀哉

祭張氏姑文

先君弟兄同氣二人兩家往來分災恤貧式好無尤有

嚴而親念昔襁褓惟姑之仁先考及妣相望去世所幸

有姑恩愛未替姑老多病甘旨誰計我有微祿念念曷

濟江湖西歸姑疾在牀省問及門拜姑於堂自云見汝

不藥而良來官成都臨別淚浪到官一年俄以訃至心

喪自我制以恩意豈惟吾姑銜痛所寄一奠遥訣重泉
永閟嗚呼哀哉

祭陳氏婦文

三江陳氏以孝名門兒婦惟陳歸吾兒圓琅玕瑩秀擢
自其根中外惟孝一無間言夙夜望汝亢吾後昆嗚呼
哀哉三任隨侍貧窮百艱饋祀隨宜俎實盤餐未嘗告
匱諾曰有原櫛沐未明管鑰倡先童奴畏愛睦睦以歡
嗚呼哀哉吾典沉黎千里瘴烟委汝吾母喜懼親年家

未可將數日而遷臨别告病老稚潸然到黎聞汝寧親
而奔自夏達秋訃來䜌村嗚呼哀哉四子一女羽翼飛
翮汝實親哭女成男田舟死秀州歸沂蜀船漢立聰慧
汝所甚憐憶母至死母柩云遄惟羣泣哌血如迸泉自
云衆子今唯一存老懷甚惡摧裂膺肝嗚呼哀哉汝死
郎伯圓身恫瘝以姜繼汝汝後其蕃吉窆惟卜昭穆新
阡生死幻境袝以漢孫惟汝子母同歆一樽嗚呼哀哉

又

翁翁婆婆以庶羞之奠告於近故陳氏婦八十四孺人吾四月初别汝來守沉黎以汝之夫與汝二子行汝之病寒熱增減醫藥緩急不唯舅姑不及視而汝之夫與二子者亦復省問曠廢俾汝以死吾心痛恨有所不足嗚呼哀哉汝之死未知日辰而以嘉陽十叔書為信為汝携二子并孀輩發哀如禮汝之夫與汝母汝弟以吾親老在堂若有所憚不敢以訃不知衣衾之陳柩殯之所齋祭之用得如禮否嗚呼哀哉汝今年生一子復喪

一子於生者未必喜而於死者甚悲臨别見汝涕淚出拜吾心
怪之且囑汝秋冬來官上日望汝佳不謂永已嗚呼哀
哉吾二子二婦舅姑所恃以永此世汝又婉順孝敬吾
許汝以終昌艾而止此夫遣人告汝殯致一齋以見舅
姑哭汝痛汝之心汝二子川孫漢孫與乳母在此甚安
當歸卜葬於李氏尚歆此危無怖無忽

祭簡姐文

知郡李博士宜人何氏抗孫娘等以清酌素羞告於趙

氏簡姐之靈汝妾於李氏嵗逾二紀勞力巨細辛苦終始自吾以布衣立門戸汝則同其戚喜賔客慶弔出入綱紀有察有臨豈惟佐其饋祀久稽汝留為汝擇配閒欲去而輒止付汝以後亦云有子自黎歸資跨數百里他日葬汝法雲山下汝之幽潔長齋其終為佛法之依示不忘平生之義嗚呼哀哉

方舟集卷十八

宋 李石 撰

雜著

古漁詞

楚江二負擔請濟於漁子求捷行約償未當

漁子邀市不即濟二人解衣負擔亂流以去

漁子不恤也作弔古漁詞其詞曰

古之漁兮命為漁而非漁今之漁兮利於漁而跖徒乘

人於險兮義惠有所不受因攫而獲兮虐乃甚於穿窬楚岸倉皇兮人絶楚波杳渺兮日晡慘欲濟兮誰廹徒使舟繫葦兮睨來者之于于行路無數兮誰不緩急尚有鄰里請而靳兮敢薄勞而重須石齧人足兮淺不可揭蛟蜃人血兮深不可踰水生稜兮沙凍風作氣兮浪粗凜凜兮白肉溜溜兮赤膚裸而負兮乍隱乍見亂中流兮輕人命於鴨鳧虣吻雖利兮私有所愛胡彼忍兮甘蟲類之不如昔人不惜引手以徇惻惻之義曷為邀

數錢之市亦陷爲一世之愚爾釣爾呂兮此多取而不汝吝也朝魚暮魚兮足以廩厥家而肥爾孥此江之水兮汝不盡之府小人之腹日酌幾何兮欲饜分外於有餘茫茫大江兮雖非畏途市於不競之野貨於無人之墟豈楚俗之固然將古今之各殊漁乎漁乎尚恐有方來問津解劒之丈夫也

巫山凝真仙人詞

泝峽岸以南征纜覽余舟兮水之湄蔓翠壁之無路捫星

虹兮為梯敞晨闔以肅步將款事於仙之祠延絳宮兮雲衢聳玉壇兮煙霏七華兮鳳羽五色兮翟褘穆婦質以要妙中有嚴兮坤儀子萬物兮氣母矧髮膚之或遺椒桂兮瀝芳茝蘭兮餁潔君親兮危衷祇天地而有謁此意難於弗荅也含素孕形擢秀太清支配位兮天干衍三書兮月奠摩穹漢以矗立峙氷玉於帝庭星娥兮前導湘配兮萃靈指岷山而羣牧受職引蜀江而海音赴節山祇兮皇皇水怪兮帖帖雲乎雨乎開闔晦明於

十二峯者誰得以強名也彼塗山毓聖自我委化而江
渚思匹反質含情者非不敢亦不暇而乃凡夢是踐塵
慮中熱慘不畏乎震霆以漫漫衆説者何人斯夏禹楚
襄君兮殊世黨能宋玉臣兮異德玉笈兮執瑞以佐治
采聿兮摛筆而蠱心人固分大小古今哉噓陽翕陰萬
籟聲沉山頭喚鶴以笑以吟聽去來於環珮爾音者其
仙乎歌曰鶴來兮霞開鶴去兮日浮天扉兮海闕玉龍
兮金虯從萬妃兮以息以游風東西兮安流迷雲雨兮

我舟人福禄兮仙之休

放烏詞

歲庚午四月五日曉有烏自投於門視之則矢貫其腹及股拔其矢作文放之其詞曰

彼靈者烏兮伺凶以前民靈不自況兮以兆菑於厥身矢集爾目兮雋一中之為神機牙疾至兮豈意外之無因爾下啄兮敵閑野與水濱族黨匹妃兮號千萬而為羣反爾朝哺兮寧不饑於爾親翺翔不戒兮獨逢禍於

未仁飲羽穴腹兮寄微命於逡巡乍翔乍止兮俄自下以闖門若許予以急兮慘毛血於銛鈎矢可立去兮視痛迹之尤新一痛且忍兮免湯火之炮薰汝速去兮無謂言之莫聞世隘道險兮弋四面以畢陳向棲執鏃兮幸汝瞑於方曛十禽並饜兮曾鳧鸞之不分爾其友鵬運於長風兮侶鴻冥於高雲學十步以飲啄兮隨九苞而屈伸彼主雖好兮胥謂爾惡朱火兆瑞兮有聖人作縱下土之不食行日中之可託

論釋奠儀注

昨日上丁釋奠為贊唱所悞於儀注多不合欲鉗口不吐恐諸生安於素習以為當然以失仍失以陋就陋無有已歲二仲之祀缺然不修輒為具行禮始終之失與陋者為諸生言之

一預日行事官以常服入省牲視饌以次分序立於廟門虛揖為容繫牲廟門外執事省牲告充然後入立殿

下東序北面以次立點饌素稱在虛揖而退即齋居待
事此致齋禮也今貴學乃視饌於殿西廡視牲於殿下
且廟之中庭豈牲牢所繫萬一羊豕驚奔觸穢不知何
以復行掃洒乎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常服陞殿視牲品滌濯供張乃監祭者之職預日事
也至日則獻官祭服結佩以俟質明今貴學乃於更衣
之次唱云時至請行事又請執事者各入就位既已乃
輒請初獻官常服陞殿唱云請初獻官常服陞視陳設

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罍洗盥洗當在殿戶外東位西向執事以次立獻官
以次就盥陛殿所謂陛殿者升歌作樂明與神接今乃
以二洗陳殿之阼階之東序序出入升降之所也又有
奏樂去處則既陛殿樂作矣始盥於樂作之後得無失
時乎先聖以自盥而往有不欲觀今盥則失之不知何
以為觀其失又甚於昔人矣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獻官各就位二贊唱則相對拱立虛揖而請既事復

位不復虛揖公然相逐自陛殿虛行升降往復一遭然
後再請亞獻每一獻官即虛行一遭如是者三飛翔衣
袂如適私室此一節又不知用甚儀注
一三獻官畢獻則二贊唱者如上儀對揖於分奠十哲
與兩序諸子分奠官之左右十哲官則云分奠十哲官
東西序則云東西序以明禮之有升降也今乃不復對
揖二贊唱一云請東序分奠官一云請西序分奠官不
復為容如僕隸然既事不復遵分奠官而還此一節不

知用甚儀注

一酒樽所當在階阼上北面曰醴樽而三别之今乃入殿牖與俎豆雜陳於兩柱間不辨位置獻官至惝怳索摸乃得之又樽口小而勺大預酌於勺以待爵至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祭器多寡有數先後有位列之側階之北簠簋為前登鉶次之籩豆又次之屈陳而下以南為上乃今先聖前設大案不復徹去如常日祭器混雜其位其數不復

辨也又照饌用短燭乃令擎燭距地五六尺牲饌脯修
獻官但知拜跪為謹目不復睹也此一節不知用甚儀
注
一望瘞畢贊唱獻官復位之廟門行事官以序立如初
至之儀贊唱者降徹饌闔户畢乃各退乃令望瘞畢即
就易衣入學堂諸生者攘奪酒果肴肉喧呵入耳不復
禁呵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受胙飲福當於阼階之東序西向所以貴神胙尊初

獻明福祉冠禮亦用此位也今既贊合爵俎即降階於東廊下設位以罍洗之位而易受胙飲福之位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右九節皆祀事之急而禮之大天下之所通用令典諸生皆失之其瑣細不較也不知諸生何所承受何所肄習而為此乎誰無父兄不知所以詔誰無師友不知所以教諸生安於此有日矣諸生以石為可欺可罔可掩而

取乎凡官此者二仲之祀必身履之豈不知
其失與陋畚畏彭士之多口挾持寧泯默而
從之婆娑其容以隨諸生而不知變鄙野其
狀以隨諸生而不知改非愛諸生也葢聾瞽
彭之士而愚彭之俗先聖先師實照臨之石
不敢為是也傳譏叔氏專以禮許人石固失
之矣敢專諸生以為得禮乎石中外四為學
官凡祀事所見如一未有如彭之所見也既

畢事往往竊痛而深恨之何此身不幸而一逢諸生之至此也向任上庠日郊天為執事官博士攝監察御史行禮於學非曰能之葢粗知問俎豆之事矣間以罪斥為成都學官三年成都四孟月舊有菜禮中廢不修至為復之得與四蜀英俊習而熟行之三年間二仲之祀六習而六行之彭之士亦有二三輩常獲見此禮可說而訪之無曰我彭州自有

釋奠禮執而不變如護瘡痏如疾膏肓朋友忠告不可則止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況石之耿耿乎向者已具公移求儀注以益耳目之未悟幸諸生無靳敬竚回教

祀事私志

郡國祀孔子用日出禮也是日有司行事及未明猶闇祭也欲廢火不得而燭燎不如古執事者多陋先日作篝篝以朱碧紙內燈其中置簷廡上下熒熒猶燈市戲

也往往州索諸縣縣唯充事則雜陳之與前芻狗無異學者耳目成熟不復再問是何蔑吾文物之代輕先聖之禮俾謂吾先聖不吐此而下食也哉眉山蘇公守遂寧仲月上丁先一日即學問禮掌儀生主故常以對公曰門外燎門内燭猶不知司烜火令乎且薪蒸麻葦官辦此待事無難是敢以褻器瀆神乎亟撤棄之稍知禮者則驩於將事且官無甚華費易污為潔變俚而雅寧不使後生抉目中之眛而觀禮之大全也歟向公官春

官治神人和上下於禮為孰熟皆一意講飭必合於古而有以𪫺得於心又嘗隆太乙之祀謂不當降列羣祀先是止以常僚初獻公毅然自降一等為初獻君子韙之則公之素重於禮也豈唯遂寧竊謂禮嘗責於其所知而畧於其所不知鄙夫執玉服帛而罔其名聖人蓋許其不知而不責其知不幸而亂則又與之經營覆匿以歸於禮乃已若夫其所知者而必曰不知是真亂也其經營覆匿誰復任之商之季也太師以樂祭器歸於周

秦之季也孔子之後以祭器歸於張楚夫此器也而以去就為輕重則天下之禮必有謹其微者既感公之為因嗟世之末喻者書之命曰私志雖然豈其私

辯謗文

名者謗之根名立則謗立根立則枝葉蕃矣且我者人之敵也以我敵人有勝不勝而愛憎之心生愛憎生則毀譽立夫以天下公議彼衆我寡寧有盡知之人一人知而譽之以

幸區區之名名未必是謗毀隨之謗根一萌
知者且衆衆則枝葉衮衮有不勝其蕃如是
則公議果何恃既曰公議容或有可恃之理
然君子不以為可恃然終以為恃者向使果
以名得謗公議果然無所恃雖聖賢畢世以
至千萬世且不獲為全人況下流衆惡之易
集哉孔子毀於武叔纍然喪家狗耳孟子沮
於臧倉從者竊屨耳聖賢行道得謗果不能

全名君子於此不免權其得名得謗榮辱輕
重寧辭其名以執讒慝之口而免其謗何也
以天下後世公議之果可恃也然可恃與不
可恃尚何恤唯力於行道以待其天者定自
然謗不待辯而自白也且謗之立也君子乎
小人乎君子知必無謗使出君子則君子亦
小人使出小人則似不必辯而天之愛道久
矣道者天所靳我先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又從而畀之我之所恃者豈惟公議
之果可恃恃其道之自天天既愛吾道與堯
舜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何忍欝欝俾行
道君子久此蒙汚名之謗然謗在他人尚有
可辯者曾參殺人我則以孝陳平盜嫂我則
非淫顏含被劾我則以悌不疑竊金我則非
盜況乎所負如九鼎如萬鈞自重自愛肯俯
首一介以名易謗哉可生可殺可禍可福吾

道初不損益計是皆天也借曰少忍以待其

天者定君子曰諾作辯謗

方舟子向坐西曹吏馳白曰謗聞乎曰聞辯乎曰烏用

辯疾乎如風過河不見其迹迅乎如雷震山不睹其形如

塵如冥如注如傾陰用其晦陽用其明芒乎芴乎夫又

其誰與聽吏曰然則盍歸乎曰歸哉吏請買舟望潮門

岸下吏白舟具乃卜日奉母束書負琴登舟駕帆倚篙

舉酒酹江神而祝之曰萬里招客挈家宦寓無最可書

有大逋負天子貸而不誅赫震霆乎含怒牽百丈以泝
天舟飄飄而逐去指三峽於參星棹五湖之煙雨尚有
神之來格渺莫知其死所祝未畢舟師進曰舟楫有神
神各有司瀆怒渤涌而羊角用觸澎湃突沸而狼牙吐
威蜀鬼蜀巫請易祝誦方舟子嘆曰吾知之矣是謗鬼
也素名有聞吳鬼則子胥之忠魄楚鬼則屈平之義魂
負石之鬼勃勃不遇捉月之鬼聒聒中冤其他則道路
之鬼爲癘寒熱之鬼爲瘟乘狐作媚因豕見形吾知其

名是瑣瑣屑屑又烏足論吾將列謗鬼名仰干帝閽帝既許我矣且我之伏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道我之率履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文鬼不即去寧可復言汝神乎則周公之秩神有禮蓽路藍縷不在此秩也汝鬼乎則我孔子之祭鬼有法鶢鶋海鳥不在此祭也可薦則薦我則不褻行潦蘋芷之味可享則享我則不諂苾芬馨香之達夫如是鬼可以已乎鬼之情狀伏羲可以知鬼之面目詩人可以察其乘車

為寵耶則睽之弧可以射以陰方為拒耶則震之戈可以伐如伯有之醉窟鬼何足憑如竇沈之食俎鬼何必竊且鬼以謗人為職則亦鬼之細細者耳凶如殆武如虎媚如魅苦如蠱吾皆知之吾將使十二惡神自甲巳下禀帝命以數汝執汝斬汝斮汝折斡拉脅抽腸磔脊用鬼肉以備十二神之朝餔顧不可耶於是鬼魁者戒徒出門以返其蕘所封之故鄉魑魅魍魎四裔之地是也背汗者喘流聏者淚嬰嬰者聲呀呀者氣願益卮酒

請命貰死從此逝矣舟師語塞方舟子酹地一笑遣之曰所不汝恕有如白水

黎州勸農文

父老等沉黎為州控扼邊境居民多為客户土地盡是山田挾蓄蠻以取資交商賈以通貨不務本業專事末游以致衣食仰給他州鹽米困於日用令國家累聖以勸農為富足之本太守等以勸農為倡率之官方兹春耕舉行故事宣布德意具述詔條父老不得視為虛文

循習舊態父兄勉力子弟究心男習耕耘女親蠶織上慈下順内睦外親共篤孝悌之風同趨禮義之俗太守專以清靜恭儉為治雖若寛恕拊存百姓然國法不可犯也宜自愛重仰副明時勸課之意毋忽

眉州勸農文

父老等眉為衣冠禮義之鄉士俗以詩書為耕以筆硯為富往往溥於農桑窘索於衣食者非歳之罪也頃來多事征取無藝又且雜以緇素二氏之游民困以工賈

兩塗之末作隄防不葺災沴相乘民告病矣雖衣冠禮義何恃仰惟聖天子崇重本業勸農為務俾守令奉行詔意無曰此歲例也而忽之父老各歸教訓子弟以勤儉為本以篤實為用無鬬於隣無訟於庭無悖爾父母師長俾田與孝同力稼與學並興所謂勸農之官者守令之責塞矣若乃不牆以收禾不菑而欲穫王賦不集家事日朘饑凍切膚汩喪廉恥以自陷為姦則有司之法在

題青渠驛

青渠驛記云唐開元道士觀因改渠為池為青池寺今為青渠驛其土平衍夾路斷磚古瓦出牛蹊間有雙闕隱隱豈利綿舊尚水利鑿渠引泉以溉田其曰青渠何耶巴濮二水出青蛉縣禺同山王子淵入蜀祠金馬碧鷄嶲即其地唐志云二水源出三危山下蜀地理有兩三危一出積石一出滇池昆明此豈禹所導始末出入乎抑秦漢所紀與唐郡異志也嘗歷梓以按視二水此

其出積石三危為巴濮二水乎青渠恐為青蛉之寓名即爾雅蜉蝣渠畧之渠俗謂水蛉也博物志青蛉端午埋其頭土中化為青珠其以蛉名縣者以瑞應也周人祠萇弘之血為碧其曰青蛉者豈碧雞之屬耶覬恐遂為弘祠蟲之渠水之渠不可無辨也禺同意其為魚洞今在恭南正巴水所自歲久地改名訛乎聊書此以備攷古之闕貧人李石題

羅䕡傳

羅甦蔡州人也其先燧人始以火化為不羹令庖犧治庖為膳宰其世職也神農聚蓄百藥以救民疾甦官尚藥奉御乃上書曰臣累世奕葉忝食舊德鄭圃治釁文園病渴有年於此仰惟大烹殊養旰食焦心觀頤六氣之調爽口十全之藥倚須鼎渥不戛釜羹竊謂藥之有君臣佐使也君一臣二佐之使之誰陰誰陽品對餌分各有等差度量刀圭吹咀封剝雜乎渾然著為方論以幸惠學者特以仁義乖裂性命爛漫違天理蔑人和氣

血異劑髮膚殊證薰蕕困吾之形蓬蒿亂吾之種鷄壅豕苓君非其君若乃二臣以下佐之使之風動草靡日出葵側於以長育中和補緝造化而孝子焦然於色七旅鳴鳴有不勝哭死者何耶臣奭葑菲下體蘋藻微毛每恐枵然霜露無以仰備採摘春酸夏苦秋辛冬鹹物有一旨旨各一味稼穡於中調四序者甘草被國老之號人參茯苓蒙君子之稱臣竊慕之況忝職奉御植立仙班醫國之誠活人之用臣奭不勝榮願帝曰可乃下

制曰帝命冒下土罔有遐遺天造利建侯宜承眷渥矧兹鼎鉉之寄盍致絲綸之褒前尚藥奉御蔡國公羅奭淡泊以養道腴潔白而富才質啓心沃朕剖析於精微苦口愛君薰蒸於瞑眩上以追累世之績下以濟率土之民褒錫隆名陪敦幹食滋味事朕爾則何求草芥視臣我則不暇於戲需者天位之孚宴豈一食之間哉師者國醫之寓名本三錫之寵也進班五等之秩往懋一品之勳可特封中和國師持節袁州軍州事蔡國公勳

階如故羅維於春秋為國與州蓼伐楚勝之來服為采邑羅氏來氏支庶叢然盛矣邪風下衰斷壺薦簏秦人游食看瓜入穽有乾没營利者有淹藏旨蓄者慆淫渾殽真風蕩散至員薰目白鬚滑中洞下之謗墜國醫清白之傳唯東坡子玉糝羹見於世

論曰聖人以道御氣以氣御物雖天地之大亦道物之一也況於一草一木之別哉善乎神農之嘗藥也日遇七十毒自非聖質體道六氣交戰外氣與內氣寒暑燥

濕乘之雖五穀得以殺之矣況藥乎嗚呼識藥為上用
藥次之以毒攻毒制其後害者氣有以御之也天下之
醫知用藥而不知識藥曰藥之殺人者有由矣蘿蔔名
萊菔根而又有蘆菔爾雅釋之通為一用至誤釋為菘
而物性乖矣子思子曰中和贊天地之化育疎之所以
自薦者庶幾乎
贊曰國醫之師曰中曰和天地化育不偏不頗誰適左
右惟師之多儻可度世來乎老坡

書呂不韋傳後

太史公載呂不韋說華陽夫人之詞云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則孝文王為安國君時也子楚質於趙秦昭王五十年呂不韋行金於邯鄲守者得脫以至子楚得立凡六七年事戰國策云王年高矣王后無子王一旦山陵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蓬蒿是時子楚猶在趙未歸若在孝文未立之前不應稱后稱山陵也若以孝文既立所稱之王為

說華陽夫人非繁華時也

忍忠嘉

忍忠嘉一名忍太平云成都人幼入華山師陸修静體生緑毛頭面及胸腹間見人自云貧子客萬里橋徐秀才家余與蘇李文同往謁之起立云我合下你兩箇來你兩箇都是八月生李文八月二日余即八月二十三日指李文云好門户可惜胸次極窄指余云一片好心來成都作官去余再三謝之云此身可以與仙翁供薪

異獸作籠檻獻之州府而以烟火食飼之至是其毛稍落說累朝事知人家父母先祖自云曽見之在華山日冬月食一味木根柏葉掃落藥置之木樹下以燒之生出木根芽子號為木餽子至是歸成都諸司爭迎致師事之寢卧在一火焙止隔壁燒火藉其暖氣而已每喫粥飲少酒細嚼飯咽之云五穀精華天以養人須是細嚼過始得是年一百三十六歲矣石到家乃丁巳李圓生年栗子中一圓藥如其言

馮氏三鬼求葬

言鬼近怪必言之以其可知也孰曰可知以其情也有鬼自言甄舒仲情至廋也鄒湛原其廋而知之死而欲葬鬼之情也欲葬不得而巧自託以說其情鬼之急也湛知以意而釋其字曰舍西土瓦中人鬼之用情也馮氏三喪不舉不記年而舉於吾友楊伯遠之手則鬼之用廋尤其巧者且人之所甚信者莫若妻子所聽左右以入其言者莫如乳媪輩一昨馮氏三鬼以夢自列於伯

逺之妻胡云必葬我則又怖撼伯逺之兒夜啼不止乳媪輩𥁞若有睹三鬼也畏而祝之則又夢夢覺兩言之同則以告伯逺儒者不尚鬼曰是兒女之疑也胡與乳媪言益力伯逺曰曷明告我以骨或柩所在并姓氏則信鬼巧也而區區怵吾婦兒乎於是三鬼以夢告伯逺如祝既夢之黎明有母丘久道來謁伯逺心怪與母丘生言之生慘然曰此故姊夫馮君諱某字某也初娶某氏再娶某氏皆死不葬與伯逺行覘三柩草棘間宛然

與昨夢合伯遠問其後子息皆絶憫其終無歸具衣衾如禮坎而窆焉紹興十六年十月某日也墓在小溪縣某鄉某山下伯遠名深遂寧人從景陶浚卿學春秋

書顏含傳後

史氏不廢顏含孝友顏含以孝聞叔畿死而復甦存亡不辨含侍疾不出户十三年事寡嫂有異感其立行如此王導以含為東閣祭酒居叔父喪嫁女為劉隗所劾史氏不以一疵掩其平昔叙含於孝友傳此史氏忠厚

也然所貴乎君子者要當謹護細行細行之於人初若可忽君子嘗於其所忽者失之以蹈終身之悔以集不知者之謗彼素無行檢則又何足深責惟有平日素履如太清白璧一朝自輕而滓穢之豈不大可惜耶晉人蕩而廢禮以此為俗居喪而用原壤之教如謝安朞功之慘而聽歌樂阮籍母服而飲酒食肉含居叔服而嫁女此俗豈例有所受邪隗之劾含誠是史氏不廢含素履亦是然含之自處得不為初心之愧

蜀楮

蜀楮今之冷金牋是也非善書者不敢使敗墨滑筆堅耐山谷老人喜使之真草多傳蜀中不貴粉牋小幅可以結字不耐收藏也前輩亦時有一二小幅往往招蠧壞凋落也

長松

長松東坡所賦蔘出河東方書以蜀瓦屋所出為上今此所得瓦屋真產也長松四兩入檀芎茯苓甘草各一

分作湯勝芎藭湯遠甚此僊方云

乾隆御覽之寶